

## 合浦晚清科举录要

苏立桢

关于我县晚清科举，是幼时听聆一些老先生口述，尤其是在中学读书时期，听龙日三先生谈之弥详。龙先生掌故很多，讲述也多方面的，本篇所述，不过是把过去听到的纂其大要。自然挂漏和错误不少，并望熟知的补充改正。

以前开始读书，叫做“开蒙”。开蒙典礼是颇讲究和庄严的。首先是师生向“大成至圣先师孔子”焚香礼拜，然后学生向老师叩头，如果老师谦虚还礼回揖时，学生还要再还礼打千。有时学父来参加开蒙礼，也要拜孔子和向老师打千致敬，那时作为学生的也要配礼同向老师行礼。

开蒙的课本一般有《三字经》、《四圣经》、《百家姓》等，以后还有《幼学琼林》之类。这时期老师只教读，不讲解。实在说，这时开蒙学生对书本里的道理是不会理解的，便是有些老师对课文也不一定有很好的理解。这时教学目的主要是正音。有些字有时因用法不同而读音有别，老师必要圈朱。如“衣”字一般作名词用是平声，如“解衣衣我”的第二个“衣”字是动词，便要读去声。老师便要在第二个“衣”字的右上角圈上一个红圈，表示这个字要读去声。又如“昔孟母，择邻处”的“处”字，如果作“处所”解是读去声，作“穴居野处”的“处”时，便应读上声，所以老师便要在“择邻处”的“处”字的左上角圈上一个红圈，表示这个字读上声。这种只教读的教学法在今天来说是不对头的，但从读音教学来说它还是有可取之处的。老师对读音教学很认真，学生不能随便读错音或讹音，这为后来进一步学习是不可少的。

除读音外，还要学字。学字分填红、描格、临帖三个阶段。最初是填红，由老师用朱笔先把应填的字写在学生仿上，然后老师把着学生手用墨笔填写，教学目的主要是学习写字的笔顺。之后便到描格，是把应描的字格放在纸下摹写。至于临帖，那是已经能够独立书写了。那时为应付科试，科试文章的字体必须端楷，一笔不能苟，且要写得匀称秀丽，所以那时所临的帖以王羲之、陆润庠的楷书为多。

当时的教学思想，完全执行《三字经》“养不教，父之过，教不严，师之情”的教学精神。老师对待学生是很严格的。动不动便要体罚。那时学生每天都要背书。昨天所教的新课，今早便要向老师背诵后再教新课，这新课明早便要背诵。几乎天天如此。如果背得不好，便要体罚。一般以打手心为多。体罚类型很多，有立正、有闻墙（面对墙鼻子触在墙上），有弹耳朵，有画眼眶（用红朱在眼上圈上一个圈，这种体罚，学生很怕，宁愿被打，不愿圈眼，因被打后别人不容易看到，而圈眼却羞对人也），有罚跪、甚至鞭笞或打屁股。当时人们的思想是老师越严，越能教出好学生。所以家长对子弟受体罚，非者少而是者多。老师管教学生也有种种花样。如要限制学生借小便外出偷懒或结伙戏嬉，学生大小便必须向老师请得木签，而且必是一个人独去独回，不能两人一起。为了不准学生游泳，中午放学时在学生手上写上红字，下午来校检查，如字被抹去，便指是下河游泳，辄加体罚。总之，那时师生间的感情完全处于“对抗”地位，尤以开蒙或低级学生受禁制更大，因此学生对老师很少好感，虽表面服从，内心实为不满，一般来说，所有老师很少没有不给学生扣上花名的，这都是学生的无声抗议啊！

经过了开蒙的读音和写字教学，便学习“判字眼”。主要是学字的平仄声和练习做对子，如读背《笠翁对韵》“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大陆对长空，山花对海树，赤日对苍穹……”等，初步学习些相对的字词和一些诗韵。以后进一步读四书五经。那时考试的题意和文章的思想都是以四书为主，所以主要还是读四书，这叫做“开讲”。开讲是对文章的讲解释义了。开讲以后，便到“开笔”，也就是作文。可是那时的作文不同现在，现在除造句外，便是写成篇的文章。而那时把学习写文章按八股的体制分段学习。最先是“破承题”。所谓破题是用两句话说破题意，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思加以阐明。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熟习了才又进到“起讲”、“入手”、“起股”。至于作文的题目，一般是截取四书中的一个句子，甚或半句。此外还要学习试帖诗，这种诗体，也有一定的体制，基本上同八股文的破承比股。题目一开首有“赋得”两字，如“赋得万户捣衣声”。这种文体和诗体，很是束缚作者的思想，所以到了光绪后期便行废止，以后考试文章，也采用策论。

上面所说的都是私塾，是私人办学性质。清代也有公办学校，如府县的明伦堂（合浦的明伦堂当现中心小学近马路处，和中心粮站即当时的孔子庙隔街相邻）。堂内设教谕管理秀才学习，对他们学业监督考核。其实不过定时要生员们写些文章送阅罢了。实在这个职务是无事可做的，也是个清冷衙门，没有什么油水的。不过他也有一定的权力，如革除功名，则是由教谕、学政这一线处理的。

清朝的科举有殿试、会试、乡试和府县试。殿试由皇帝主考，其余也是由皇帝钦派考官主考。还有由知府或县主考的，那是预考性质。可是这次考试如果列为案首，一般在钦差（便是宗师）监临主考的府县试，都是会中选的。后来，可能因为我县刘之翰考死宗师事件，这种府县试不再分先后名次，没有所谓案首。出榜时取圆形，所有取录的名字排成一个圆圈，指不出谁是案首了。

清末我县府县试宗师按临考试的试场设在贡院，即后来女子小学，约当现法院和物资局之间。考期一早五更，童生便齐集贡院门口，听候点名入场。入场时每人除手携一个笔篮，内贮文具和一些午餐糕点和胸前挂一个卷袋，是专用来把发下的试卷装在里面，以免玷污外，便什么都不准携带，所以这时照例是要搜身的。点名时府县官高坐门口，童生鱼贯循回进场，按名发给考卷。据传宗师徐花农来县监临考试时，因徐特别喜爱漂亮年少童生，故传有傅粉入场的。童生全部进场后，便放炮封门。封门时，一些头戴高帽的差吏，手擎红黑旗，翻播招展，厉声高呼：“有冤报冤，有德报德”，声彻霄汉。这种做法，意思是请鬼神降临，生员和他的家庭，如果是好的或恶的，有恩于人或有仇于人的，准鬼神在试场中显灵报复。是借鬼神的英灵，造成煊赫威严的场面，自欺欺人。当时的确有这种迷信，如童生家庭，在子弟进场时，也香烛茶酒，顶礼祭告祖先，通祷历代昭穆，协助子孙猎取功名。

封门时，大炮三声。炮响后便封门。从此内外隔绝，无论任何事故，都不得开门，不准出入，直至考试结束，才再放三响大炮开门。府县试一天便考完，乡试（省试）要五天才考完。在考试期中，应考者患得患失之心很重，加以他们寒窗十年，除读书外，什么身体锻炼都没有，所以好些身体是极度衰弱的。在这关

系一生出处的庄严日子里，往往很多临场精神错乱，呼神喝鬼，或病倒病死。这种情况，府县试还少，乡试以上因时间较长，这

种情况便比较多。至于不幸而有死者，此时在封门期间，死尸也不能移出，故每次考试闭门之先，都预先贮备沙堆，预备把场中死尸暂时掩藏。

在考试期间，除封门开门放炮外，有时也有所谓放独头炮，那是单独响一声，不是连放。这种独头炮是革廩保功名的判决信号。原来在童生应考前，每个童生照例要取得廩保，便是要请一些廩生做保证人，每个廩保可担保十个童生。童生如果在场作弊，当场被发觉，这个童生的廩保是遭连累要受到革除功名处理的，这样的每一个独头炮，便是宣布有一个廩保被革除功名，所以做廩保的最怕独头炮。但话虽如此，因其中关节甚多，既已上下其手，且复内外沟通，所以革廩保的事是很少的。除非宗师要显示他的威风，或者心血来潮，才有这样的事发生。

考生入场后，便要对号入座。考试题目是粘在高脚牌上由一个戴高帽的差吏搬着环场缓走一周，这时考生首先便要將试题抄下。以后写作不久，便有书吏手持印章盖著各人试卷。盖法是各人卷里无论已写多少，写到什么地方，便在刚写的字上盖上，至于还没有写字的空白卷，则盖在卷页里面。以后验看，试卷上如无印章的便是膺品。考试时，宗师也高坐公案监考，但为时不久，便离开走了，只由一些随来的师爷轮回监考。考至下午未申时候，书吏便高呼厉喝“时间到了！”，催缴卷子。他们声震屋宇，气势逼人，所以一些初次应试的童生，无不心惊胆战，影响文思，只有那些久经试场的老童生，还是好整以暇，从容不迫，不受逼凌影响。因为试场的气氛可怕，所以一些富有之家，即使其子弟年事尚幼，学识未充，也遣送入场，以熟习场规，锻炼胆识。可是这些幼童，童性未改，整天被围在场里，既无文章可做，自然也不无相率戏嬉妨碍试场秩序。

考场内，概以石板代替桌椅。因镇天封门，为了方便考生小便，故石桌下往往放置瓦罐，作为溲器。顽童考生无事可做，只好频频小便，消磨时间。并闻乡试考场，也无桌椅，房子里各人有木板两块，白天把一块移到高处，可作书桌，一块留作坐凳。晚上将移高的木板放下来作床铺。因为考试要一连考五天，不得

不如此布局。广东前乡试试场，设在广州市文明路（中山大学旧址），听说现在还有遗迹。

童生试卷，先由各师爷分房初选，按每百卷初选若干，然后将初选试卷送宗师核选，决定取录。其得力房师，作用颇大。但旧制宗师临考前，所有随员，一律不得和外人过往应酬。意思是防止流弊，但“北海虽赊，乘舟可渡”，既然财可通神，后门春色是关不住的。至于廷试，由皇帝取录（主要是前十名），自然另有格调。《镜花缘》叙述得很详细。

放榜也是一个紧张场面。未放榜时，贡院前已万头并涌，等待捷音。在这时间，小道消息五花八门。因而候榜的人，或笑或哭，丑态百出。此外一些专营报捷的人，或有内线，对考生地址家世颇有了解，一有消息，便用黄纸红字，写成报喜单，飞驰到被取录人家或亲戚报喜，索取喜钱，走报单人为了多得喜钱，所以竞争头报。这种报喜老例，到了废止科举，推行学校教育，如廉中早届学生毕业时还有喜报，那时廉中门房吴弼才便曾参与其事。那时一般的说法，小学毕业，比照秀才；中学毕业，比照举人；大学毕业，比照进士，所以仍沿留这报喜习气。

放榜后，考中的秀才们，便要谢恩和拜老师。谢恩和拜老师时，一律要穿上靴帽袍褂，这些东西，考生家里不一定都早便备有，好在那时马上可以买到。原来每科考试，宗师按临的地方，总有好些投机商人随宗师运来书籍文具，衣服靴帽来发卖，名曰“随考”或“赶考”。合浦那时，他们都把这些东西陈设在现中山东路中山公园附近，所以这里过去叫做“随考街”或“赶考街”，便是为此。至于所谓谢恩仪式，是用黄纸大书“阙”字张贴起来，“阙”是代表皇宫宫门的意思。由宗师率领全体新科秀才叩头拜舞，望阙谢恩。拜舞后宗师还代表天子以钦差身份为新科秀才簪花，并各赐三杯酒。谢恩以后，便拜宗师。以后这场考中的全部秀才，都属于这个宗师门下，列为这个宗师的门生。

谢恩拜宗师过后便开学酒。这时各秀才衣锦还乡，学酒情况和“范进中举”一样，亲戚朋友纷纷送贺礼，有钱的绅士，为了结交新贵，即使平时未曾一顾，甚或有齟齬的，也来祝贺。于是新秀才一时身价十倍，迥异常人（明清时代，生

员犯法，如果没有革除掉功名，按例是不下跪和不准用刑的)。至开学酒时，首先要拜请老师，这指的是新秀才从前读书时所受教的全部老师，都要分别造府拜谢，并邀作宴席上的上客。便是日后，即使自己的功名爵禄比老师的高大，对老师一切也要尊敬不替。这种尊师重道是中国很好的老传统。

一个生员入了榜，便厕身士林，地位得到了提高，很使人敬畏，并仰颂他有本事，俗语说得好：“秀才拾猪屎，总比别人拾得多”。表面的意思虽是说秀才总比别人有本事，其实骨子里人人敬而远之，遇事不敢和他较量，所以什么都占便宜罢了。至于中举的可在家门口竖起旗竿，门庭更是威严，至于中进鼎甲，状元及第，那更了不得呢！可是有些秀才，他自己的感受，和一般人的想象却又不同。他们有些说，因为中了秀才，脱不下长衫，连拾粪也不可得了。这是我少时谢宝树老师对我说的。因为他虽中了秀才，可无一技之长，又要维持面子，除了做猢猻王外，别无门路，生活真不好过呢！

宗师是钦差大臣，声势十分煊赫。比如合浦岁考，宗师从廉江来县，其时合浦所有府县官，除都要集中城外五里亭郊迎外，府县正堂还要到合浦和廉江交界的洗米河同廉江方面接交，出具保证宗师安全，实则类似鉴收收据。宗师离合浦往钦州时，除郊送外也要到合钦交界的丹竹江移交，才算完成任务。至于考试期间，其奉养之优更难形容。宗师的行李也是很可观的，大皮箱百十个，据说其中都是试卷，但试卷能占若干体积，只有天知道。这些皮箱随着所过的州县越多而越多。俗语说：“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”，宗师的钦命虽没有这么长，但一般人：一任宗师比一任知府还优呢！至于筐中累累，自然转嫁在农民身上。

“天子重贤豪，白屋出公卿。”虽然平常这么说，但入学的人，穷家子弟毕竟少之又少，都是豪门朱户的子弟。贫穷之家的只好名在孙山之外。从这点看，我们已经体会到个中情景。事实也是如此，以乡试为例，考卷必须另请书吏用朱笔誊录才能送主考录取，单是这一关便不知花多少钱？何况试场黑暗，处处关节岂窳人子所能承担。至于有些干才，因为财神不照命，只好忍痛卖艺，不敢期望功名，聊把卷子卖出，把可望得的功名移向别人身上。闻说我县过去便曾有人因

生活无着而卖举人、卖秀才的事。

(摘自《合浦文史资料》第一辑)